

# 寻找窠窝的人

魏丽饶散文集《醒梦》序

□红孩

先讲一个故事。我的朋友老荆家在湖北的一个乡村，他高中毕业参军入伍，几年后入党提干，后调入到大城市，当上了正儿八经的城里人。老荆家有兄弟姐妹，他们有的在村里务农，有的在城里打工。老荆算得上顺风顺水，退休前官至师职，在一般人看来，已经是挺大的官了。老荆跟许多在外漂泊的人一样，无时无刻不惦念老家的父母和亲人。每年，他都要回家看看，花钱肯定是少不了的。前年，老荆告诉我，他九十岁的老父亲走了，去世前半年老人家还能骑摩托车哩！我问，现在村里还有什么亲人吗？老荆说，母亲早几年就走了，现在的兄弟姐妹都搬到城里，家里没人了。我问，那老人住的房子呢？老荆说，房子已经很陈旧，准备重新翻盖。我说，你打算回老家住吗？老荆说，我只是花钱把房盖上，然后大门一锁，家里人谁愿意去住就去住。我说，你盖那房子象征意义比实际意义要大得多。老荆感慨道：谁说不是呢。老兄你非常懂得农村人的心理，我荆家的老人虽然不在了，但我荆家并不是绝后，我们家后继有人啊！这房子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证明！

下面，讲一个女孩的故事。这个女孩，是山西长治襄垣人，名字叫魏丽饶。她自幼生活在太行山深处浊漳河边上一个叫麻糊村的山村。二十年前，她告别了小山村，只身闯入了江苏昆山，成为一名真正的打工人。大约十年前，我在报刊上开始注意到有个叫魏丽饶的作者经常发表散文，主要写乡村题材。后来，经军旅作家王宗仁老师介绍，说魏丽饶是山西长治人，在昆山工作。我说，这就难怪了。长治我去过几次，那是太行山的主要山脉，是革命老区，当年的八路军总部就在那里。看过魏丽饶的散文，得知他们村他们就多次住过八路军。以后，便看到魏丽饶接连出版了两本散文集《净土》和《从一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》，许多篇章是关注流动人口的。

“流动人口”这个词，不是现代词语，在古代随着政治、军事、灾害等需要，人口是经常流动的。让人记忆深刻的莫过于1941年蒋兆和先生创作的人物画《流民图》。这幅巨画以一片瓦砾为背景，刻画了一百多个深受战争灾难之苦的难民形象，描绘了战乱中劳苦大众流离失所的惨状，记录着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沉重灾难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也出现过大量人口大流动，当然影响最大的是伴随着改革开放，中国出现的打工潮、出国热，如果说，过去知青是城里青年到农村接受锻炼，那么当今则是农村青年到城里淘金以改变经济状况，这一出一进，很深刻地描

绘了我国改革开放城乡经济的发展过程。上世纪80年代，一部电视连续剧《外来妹》风靡全国，其观赏意义远远超过了电视剧本身。毫无疑问，魏丽饶走出大山深处的麻糊村，就意味着她从此开始了“外来妹”的人生。多年前，加拿大的一批华人女作家，在国内要集体出版一本散文集，在取名时颇费脑筋，最后在一次交流中，有位女作家无意中形容她们在海外的就像一只只“漂鸟”，这句话很快引起在场人的高度关注，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，这本书的书名干脆就叫《漂鸟》吧。

所谓“漂鸟”，就是魏丽饶一直把自己视作“背着故乡行走在他乡的人”。我虽然没有当过异乡人，也没有亲自到过魏丽饶所工作的昆山某单位，但我能体会到她离开家乡的不舍和初到昆山的忐忑，这很像新媳妇过门。好在，魏丽饶很快在昆山扎住了根，还融入了当地的文学队伍。然而，一个写作者毕竟不同于一个普通的打工者，她要写作，就要选择自己最熟悉最容易心动的地方。显然，每个写作者都无法回避故乡与亲人，这是任何人创作的永恒主题。我注意到，这几年有很多作家都写了打工记、回乡记、出村记，这些作品承载着个人的乡愁，国家的乡村记忆，也记录着时代的变迁。特别国家实施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战略后，乡村题材创作已经正在成为作家的关注热点，说不定有人还会创作出新时代的《山乡巨变》呢！

每个人对乡愁的理解都是不同的。有人说乡愁是令人魂牵梦绕无法割舍的情感，也有人说乡愁是妈妈的味道，魏丽饶则说——乡愁本质上是一个疼痛的词眼儿，那是跟亲人、土地联系在一起。多年来，魏丽饶一直把写作看成是另一种形式的故乡。在她的笔下，有着如同铁凝所刻画的香雪一样的童年，每天课上到一半，老师便领着他们到山坡上等着看绿皮火车经过，虽然只有几分钟，可那却能寄托着孩子们的未来与梦想。记得贾平凹在一篇文章里写他刚到西安的感受时说：山里的星星多，城里的厕所多。魏丽饶初到昆山，自己生怕被世界遗忘或抛弃，她不得不经常在水塘边做一个只有自己才记得的记号。这使我想到魏丽饶的父亲，一个正规医校毕业生主动放弃城里医院的体面工作，而甘心回到村里当起了“赤脚医生”。大山一样的父亲，给魏丽饶留下深刻的记忆有两个物件：一是父亲的鞋，那是一双行走在千家万户的鞋；另一是悬挂在家门外的一块重铁，那是一块救命的铁。谁家有了病人，经常半夜砸响那块冰冷的重铁。假如魏丽饶家的老房子一百年后还存在，后人一定会对那块重铁感到好奇。

说不定还会做一期猜猜看的节目。我曾经多次说过，散文写作除了基本的叙事抒情外，一定要强化象征写意，没有了象征写意，再好的叙事抒情也很难把散文写得美而有高度。

魏丽饶是懂得象征写意的。不久前，魏丽饶打电话来告诉我她已经离开昆山到上海工作。魏丽饶说，工业化、城市化的生活让她更加怀念乡村，每次回到麻糊村，她都会觉得消失了什么，尽管贫穷的村庄今天也已经搭上了乡村振兴的快车。“我既是我故乡的主人，我也是我故乡的客人，我怕我的文字赶不上她远逝的速度。”魏丽饶有些伤感地对我说，也是对她自己说。我问她当下最想给老家做些什么呢？她想了想说，她想把老家的窑洞重新箍起来，那个窑洞是她出生的地方，也是她祖辈居住过的地方，当然也曾经住过八路军。可是，到哪里去找窠窝的人呢？现在的年轻人都向往城市的生活，窠窝的手艺在乡村几乎就要失传了。话又说回来，即使窑洞箍好了，谁又能经常去住呢？我听罢笑曰，你要是会画画就好了，那样，你就可以把你心中的窑洞画出来，不仅可以天天看到它，而且还可以让它插上文学的翅膀！魏丽饶也笑了，说：还是留给您画吧，您就是那个我要寻找的窠窝的人。

(红孩，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、散文作家、理论家。)

## 生命的出走与回归

读魏丽饶散文有感

□段国强

近来，接续读了丽饶的两本散文集，一本是《从一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》，一本是《醒梦》，说实话，这一读，顿时让我对散文这种体裁肃然起敬起来。之前，对于散文的认知只是停留在概念之中，相较于小说，读的不是很多，感受也不够深切。未承想，散文新秀魏丽饶的两部散文之作，让我重新感知了散文，悟道了散文，这一体裁骤然在我心中变得可亲、可敬、可爱起来，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它的价值与魅力。

如果说小说以虚构见长，诗歌以抒情为重，戏剧以情节取胜，那么，散文当以生活的真实为安身立命之本。阅读丽饶的散文，深感其与个体生命、生活的关联，若将她的三部散文作品《净土》《从一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》《醒梦》排列在一起，约莫可见她的人生经历与生命轨迹。故乡麻糊村，一个蛰伏在太行山上的小山村，早已镌刻进丽饶的生命之中，成为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生素材。她的大多数作品都与麻糊村的生命根基血脉相连。我想，生命感特征异常明显，当属丽饶散文作品最为动人的地方。

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，因为我对脚下这块土地爱得深沉。丽饶在她的《锁住麻糊村》中这样写道：“我是从麻糊村的土地上长出来的孩子，体内流淌着这片大地里携带的汁液，我身体的经络定是与这里的水脉相承。十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村子，人走得越远，心离得越近。尽管总是将骨子里的性情隐藏起来，以不同的方式与五湖四海的人打交道，但我知道，有一个地方每时每刻都赤裸裸地展现着一个真我，那里冬如荒漠，夏似绿洲。回归此地，我能感受到婴儿般的喜悦和和平。”显然，在丽饶身上，呈现出两种生命进向，一方面是身体的远离，另一方面是精

神的回归，而后者，则成为她生命的根基与源源不断的写作动力。

之于故乡，丽饶究竟有着怎样的情感认同？她坦言道：“在麻糊村面前，我这一生都是以跪拜的姿势存在着。”显而易见，丽饶是以一种感恩的姿态面向自己故乡的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她感恩恩养她的土地，感恩滋养她文字的山川万物，如此这般感念与跪拜之情，称其为太行山的女儿并不为过。她的写作与其说是一种记忆与怀旧，不如说是一种回馈与感恩。在她的笔下，懒汉汉文、傻瓜夏花、光棍铁卯、少女巧映……一个个曾经熟悉的身影都会在静夜中复活起来，历历在目，他们是那样的真切，是那样的活灵活现，是那样的朴实善良，是那样的可亲可敬，与他们叙旧、唠嗑，让他们活在她的文字中。然而，面对人越来越稀，村越来越空的历史现状，丽饶也会有感伤，也会涌出莫名的乡愁，与此同时，一种紧迫感与使命感袭上心头，她深知自己所能做的，就是用笔去写，以此来保存记忆，抵抗遗忘。某种意义上说，写作也是在为故乡存档，为不善言辞的乡民代言。

尽管说丽饶的散文有着强烈的根土意识，故乡情结，但在城市与乡村之间，她并没有厚此薄彼。对故乡的认同，并不意味着对他乡的排斥。关于这一点，她以自己真实的人生履历给予了回答。从故乡到他乡，从北方到南方，从一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，她一步一步地拓展着她的生活与生命的疆界。也就是说，她并不是一个一味沉溺于过往走不出去的单纯怀旧者，她开放达观，有自己的志向追求，有到一个更大的舞台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渴求，这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，如她所言：一个人只有尊重自己的过去，接受过去的自己，才能更好地经营自己的未来。撇开故土原乡情结，无论是早年的昆山还是现今居住地上海，都是从一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，只不过在生命辗转迁徙之中，酸甜苦辣，得失成败，恍然如梦，醒梦之后，她依然执著前行。但也正是在这生命世界的不断拓展中，上天赐予了她更丰厚的生活阅历，更充沛的人生感受，更富足的创作素材，单就这方面而言，丽饶的人生无疑是富饶而奢侈的。她奢侈地拥有了乡村与城市，北方与南方，古老与现代，如此丰厚的生活矿藏，相信她的创作之路定会越走越宽广。

最后，还是回到散文的本体上来。有道是，散文之美，美在真实，美在生情，美在随性，这也是中国性灵散文最可贵的品性。丽饶的散文除情真意浓外，还有一点令我印象最为深刻，这便是她往往会在日常、普通、凡俗之中，品味出生活的哲理来，思想生发理趣，她的散文间或闪现出智性的光泽，如她在《醒梦》的结尾处这样写道，“人生是现实与理想之间一场求而不得的挣扎和跋涉，岁月是一个蓄谋已久的盲盒，只有在拆开之后才能看到它的内容。”诸如此例，一定程度提升了她散文的品格，丰厚了她作品的意蕴。

(段国强，山西武乡县人，文艺学副教授，现任教于长治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。)

